



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07

2026.3.4 星期三
责编:曹玉
邮箱:sdllbw@163.com

太阳每天都在发朋友圈

□王翠

太阳每天
都在发朋友圈
只是不想让你看见的时候
你看不见
比如设置成了下雨
比如设置成了阴天
比如设置成了大雾
比如设置成了阴霾
比如设置成了可怕的沙尘暴
放眼望去,都是非常糟糕的情绪
乌泱乌泱的
当然
我也有
屏蔽太阳的时候
那只是暂时的一些小秘密
怕是见了它
就烟消云散

减法

□高洪珍

多年来
母亲一直在做减法
送走了爷爷奶奶
把儿子送去远方
又把三个女儿嫁出去
今年
母亲做出了她多年
一直都做不出来的减法
不再种地
只喂鸡
别无退路

大自然是最高级的化妆师,它左手调试着温度,右手施展着呼风唤雨的魔法。秋去冬来,白鹭湖的底色变成了褐色和缟素,就像一幅简笔画,简约明了,粗线条地勾勒出湖的全貌,使白鹭湖通透得一览无余,敞亮得一目了然。白鹭湖压根也没有藏着掖着,它敞开心扉,接纳着稀疏的游客。

立冬后的白鹭湖,树木花卉枯黄,枝叶次第凋谢,一派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景象。那大片的芦苇枯黄纤细,在寒风中飘摇,头顶的芦花更是瘦弱萎缩,像是清朝官员帽子上的花翎,摇摇欲坠。只有看似最普通的柳树,在朔风中,黄绿相间的叶片轻摆,风姿独秀,淡定安详。及至小寒,它落尽最后一叶,却仿佛坚定地说:“我很快就会回来的!”

大雪节令之夜,我独自徘徊在湖畔,借着月光看到路旁残枝败叶上铺陈了一层无数细小的银珠碎玉,定睛凝视,原来是霰,随即想起了那“孤篇盖全唐”的《春江花月夜》,就肆无忌惮地高声朗诵起来,好似白鹭湖就是我的后花园:“春江潮水连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……江流宛转绕芳甸,月照花林皆似霰”……驻足凝望着“皎皎空中孤月轮”不由得感叹着“江月年年望相似”。

在北方,雪是冬天的标配,没有雪的冬天还算是完整的冬天吗?这些年来人们像“祈雨”一样“祈雪”,雪已成了人们盼望的奢侈品。城里人盼雪是为了净化空气,减少病毒;农人盼雪是为了改善土地墒情,来年有个好收成,瑞雪兆丰年嘛;孩子们盼雪,是为了在这白色世界里尽情地挥洒和释放体内积攒了一年的能量。

第一场雪,是在盘湖中与其相遇的,我兴奋不已,仰望空中飘舞着的零散的雪花,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与渴望。遗憾的是,雪花仅仅与大地象征性地轻吻了一下,便瞬间融为一体。这场“瘦雪”只维持了半个时辰,跑道上依稀留下湿漉漉的痕迹,颇有“到此一游”的意味。

第二场雪就“够意思”了、“像那么回事”了,雪花大,飘得急,持续时间长,积雪也厚实。远远望去,白鹭湖一片素洁,连往日那几排冬青绿也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雪。冬雪仿佛要彻底掩埋掉哪怕是一点绿的痕迹。北风呼啸,雪花飞舞,已近大寒,气温降到了零下12度。让人惊异的是湖北岸一位垂钓者,镇定自若地坐在那儿“独钓寒江雪”,他是以这种方式来体验“雪中垂钓”的独特感觉吗?抑或体味千年前的古人的,在寒冷中内心安静与孤傲的意境吗?

“绿蚁新焙酒,红泥小火

白鹭湖的冬天

□张鸿志



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一千多年来,白居易这首蛊惑性极强的诗,不知让多少欲留其名的饮者,喝了多少个白鹭湖体量的酒?当晚,白鹭湖西侧“福来德火锅”店,人满为患。这些文人雅士一定要在雪中的白鹭湖畔,喝出“寒夜有酒,身边有友,心中有暖,眼中有雪”的味道来。

第三场雪带着浓浓的“儿女情长”的味道,在“立春”后的第二天,像迟到的“春姑娘”的嫁妆,看起来十分丰厚,却“春雪如跑马”。尤其马年即将到了,这“马”跑得更快了,第二天早晨,就不见了踪影。

冰和雪就像孪生姊妹。进了三九天,白鹭湖阴面沿岸开始结冰,四九天的一场寒潮后,气温骤降,一夜冰封湖面。在“冷胀热缩”的作用下,整个湖面“长高”了许多,就像早年母亲蒸馒头发面时,在“热胀冷缩”的作用下,面发得溢出盆来一样。大自然略使手法,就会让白鹭湖水面在“冷胀热缩”与“热胀冷缩”中升降浮沉。其实,这既是物理学的一个原理,又是日常生活的辩证法,其内核就是一个“度”字,而这个“度”充满了玄学。多年来总能听到人们说:三九不冷四九冷。但生活常识告诉我们“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”。没有三九沿岸结冰,哪有四九一夜冰封湖面。

湖面结冰了,可游玩的项目多了起来,白鹭湖也开始喧嚣起来了。油田职工老郭玩得最为标新立异,他身穿棕灰色皮衣,把肥硕的身体塞进雪橇里,套上他心爱的阿拉斯加犬,飞奔在冰面上,妥妥的因纽特人滑雪橇。孩子欢呼雀跃,疯狂地追逐着,吵沸了白鹭湖的冬日,闹翻了白鹭湖冰面,成了白鹭湖最大的景观。

最让人惊悚的还是那帮冬游的壮士。大寒节令的下午,他们砸开宽二十米、长五十米的水面。经过热身之后飞身一跃,身体像一钩弯月,“嗵”的一声潜入水中。与此同时,有围观者眼睛紧闭、背身而去,嘴里还哼哼唧唧,仿佛跳入冰水的是他们。冬游者上岸后浑身呈现婴儿红,他们在跑步拉伸,准备穿衣。我对冬游项目一直存疑,也做过多次心理建设,却始终不敢涉猎,便请教其中一位行知中学的老师,他们向我介绍:冬游可以增强免疫力,促进血液循环,加快代谢,好处多多。我艳羡地点点头,称赞他们是“知行合一”的壮士。

令人感到奇妙的是白骨顶鸟,作为这片水域的主角,它们生性警觉,与游玩者始终保持安全距离。但唯独与冬游者有着近距离接触。或许在它们看来,这群还没长出羽毛来的“大块头”游泳者,和它们是同类,一年四季

每天都来此游泳,友好相处,相安无事。

我仔细端详白骨顶鸟,它们昂首挺胸,走路一拽一拽的,憨态可掬,还不惧严寒,像极了企鹅。于是,我大胆发挥我的想象力:在洪荒年代,大陆板块因地球自转形成的离心力而“分崩离析”,就有了后来的“大陆漂移说”。由此,我断定,白骨顶鸟与企鹅是一个物种,仅仅是因为大陆漂移,致使一部分企鹅随着板块,漂移到了温带气候地域,经过若干年演变与适应,形成现在的白骨顶鸟。对此,我委实不情愿过于理性,一定要从物种起源与分类角度,查个水落石出来。还是让我的美好想象,带点朦胧的意味,容点神秘的色彩,增加点生活的“噱头”,留存在脑海中。不然,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神奇传说呢?

我的孩提时代,冬天玩得最多的游戏就是在冰面上抽陀螺。每逢寒假,央求家长用榆木削一个陀螺,上圆下尖,底部嵌一钢柱,玩起来不停地用鞭子抽。现在的陀螺截然不同,材料是航空级铝合金,植入了微控制芯片,相当于给陀螺安装上了大脑,续航可达一个小时。现代科技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,也给小小的陀螺注入了灵魂。一个小小的陀螺凝聚着我童年多少记忆,也见证着时代科技的变迁。

民间有响鞭驱鬼的传说,在东南部的“扬帆广场”,成为表演甩鞭子的舞台,七八个壮汉,使出十八般武艺,把鞭子甩得震天响,给沉寂的白鹭湖带来了鼎沸之声。我的同学发小——董滨,担任滨州市政协副主席,是资深“玩鞭者”,其鞭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他饶有兴趣地介绍:“中华麒麟鞭的动作有:搅、撇、点、劈、提、撩、缠……”我们正说着呢,一对壮汉露出蟹螯般的胳膊,开始了表演。他们动作流畅,鞭线、点位准确,一位像飞龙腾空,一位如骏马腾跃,龙马精神被演绎得活灵活现、淋漓尽致,寓意着又一个好年景的到来。

立春过后,我走在白鹭湖畔,湖西南角的那棵柳树,柳枝轻摆,颜色已呈嫩绿色,轻缠柳枝即可变成“绕指柔”。哦!我闻到春的气息了。

